

論閩南語的 [X khuã5 bǎi6 le0] *

林英津**、吳瑞文***

摘 要

本文從文獻語料出發，考察臺灣閩南語口語用「看 khuã5」，共時存在的語法表現。重點論述口語裏的「X 看覓咧 X khuã5 bǎi6 le0」，並嘗試對這個句式提出一致的結構解析。除了「前言」與「結語」之外，本文討論三個子題，可概述如下：

- (一) 簡單回顧既有關於閩南語「看 khuã5」的描寫與研究。主要說明：和一般語言一樣，漢語的視覺感官動詞「看」，及方言中與“看”義相當的語位，普遍的有泛化的認知用法，並往往延伸出程度不等的「建議（「提請注意」）、嘗試（勸請測試）」的情態含意。臺灣閩南語自不例外，「看 khuã5」也與非視覺範疇的語義概念有互動的關係。

2009.03.04 收稿，2009.05.22 通過刊登。

* 本文改寫自第十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2008, 01/10-13，湛江）論文，仍舊用當時的標題；刪去原有的「論述子題四：試論「你 ka6/hɔ6 我看覓咧」為致事結構」，理由是縮小戰線、以免因討論不夠周延，招引遍地烽火。最初的研討會文稿，曾經在讀書會中討論，東京大學柯理思 (Christine Lamarre) 教授相與論難（2008, 07/17，南港中研院語言所）。後來，柯理思教授又以電郵傳來若干建設性的提議（2008, 07/26）。現在的書寫，如果有比較好的可讀性，基本上都是採納柯理思教授的建議。謹此，敬表深深謝意。最後要感謝兩位不具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讓我們的思考得以更為深入。本文任何推論乃至文字的錯誤，責在作者。

**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

***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 (二) 從比較方言的角度，論述臺灣閩南語口語的「V 看覓咧」，如「食看覓咧 tsiaʔ8 khuã5 bǎi6 le0」，大致相當於北方官話（或標準語，Standard Mandarin）的「吃吃看」或「吃看看」。學者一般認為，此一結構的補語對核心動詞提供表示「嘗試 (tentative)」的情態語義。本文論述，「tsiaʔ8 khuã5 bǎi6 le0」應該是謂語句，基本結構式為 [CP[[vp tsiaʔ8] [vp khuã5 bǎi6]]le0]。換言之，漢語方言普遍的「VV 看」（或「V 看看」）與「V khuã5 bǎi6 le0」一樣，最初可能應該都是由連謂式發展而來的述補結構小句，「V 看 / 看看 /khuã5 bǎi6」都是動詞性的補語。
- (三) 臺灣閩南語的「V khuã5 bǎi6 le0」是可以擴展的，如「你 ka6/hɔ6 我看覓咧 li3 ka6 gua3 khuã5 bǎi6 le0」。這個時候，根據 X 的內涵，「khuã5 bǎi6 le0」可以有不止一種，即溫和的勸請、與近乎恫嚇的命令之情態語義；補語「khuã5 bǎi6」的指向，也有所不同。此一現象，顯示語句「li3 ka6/hɔ6 gua3 khuã5 bǎi6 le0」的核心是輕動詞 ka6/hɔ6。然則，補語「看覓 khuã5 bǎi6」並未丟失其為視覺動詞的本質，正是動詞性的補語。

關鍵詞：臺灣閩南語、視覺感官動詞「看 khuã5」、
述補結構小句「V khuã5 bǎi6 le0」

一、前言

1.1

本文從文獻語料出發，考察臺灣閩南語口語用「看 khuã5」，¹ 共時存在的語法表現。主要論述兩個重點：(1) 說明臺灣閩南語口語的「V 看覓咧 khuã5 bāi6 le0」為述補結構小句，以「khuã5 bāi6」為動詞補語。(2) 嘗試對口語的「你 ka6/hɔ6 我看覓咧 li3 ka6/hɔ6 gua3 khuã5 bāi6 le0」這類語句，提出初步的語法解析。

1.2

最初，由於自己的閩語口語中經常用到「X khuã5 bāi6 le0」的聲音，單說的「khuã5」分明是「看」，語義上卻未必聯結具體的感官視覺；而且整個語句的意涵，似乎攸關對話雙方的立場、態度。我們對這樣的語言現象心生好奇，也很想知道「bāi6」究竟是什麼意思。但是，口語變動不居，臺灣閩南語尤其因為語言接觸快速遷移，一時很難掌握；我們遂一檢點文獻語料，期望找出一個定格的起點。

二、文獻回顧

2.1 檢索文獻語料

2.1.1 我們首先檢索《荔鏡記》，沒有找到直接對應的語料。² 其次向楊秀芳

¹ 本文例詞、例句的標音，除非引用第二手語料，否則一律是國際音標 (IPA) 標注的臺灣閩南語通行口音。聲調的標音，以數字標記調類為主，必要時標注調值。標調數字與各聲調的對應關係如下：1—陰平、2—陽平、3—上聲、5—陰去、6—陽去、7—陰入、8—陽入、0—輕聲調。調類一律置於音節末尾，且數字不上標；調值標注也不上標，因為調值至少都是2個（含）以上的數字，並不會與調類混淆。

² 感謝連金發先生，我們有幸無償分享他製作的《荔鏡記》全文電子檔。

1991 問路，找到兩則顯然相當的語料和簡短的說明。楊先生說（頁 231-2）：

動作動詞通常可以加上「看 baiq⁴」，表現嘗試的意思。但狀態動詞和分類動詞一般不能用嘗試的說法，如「* 汝飽看 baiq⁴」、「* 汝是看 baiq⁴」。偶而少數狀態動詞和分類動詞可以用嘗試的說法，則該詞組的狀態動詞、分類動詞便具有了動作動詞的性質了。如「汝醉看 baiq⁴」可能是警告對方不准喝醉，或是要求對方表演喝醉時的姿態。

及頁 259 有一個例句：

1. cit⁴ pit⁴ siau^{3#} sng³ kuaN³ le⁰ .

這 筆 數 算 看 著 (這筆數目算算看) 。

楊先生說「『汝醉看 baiq⁴』可能是警告對方不准喝醉，或是要求對方表演喝醉時的姿態」，可真委婉厚道。可惜，baiq⁴ 是個促收的音節，讓我遲疑。我們對一些嫻熟閩南語的不特定人士，進行小規模的測試。有些人的發音傾向音節首讀雙唇鼻音，但是並沒有發現這個語位是讀入聲尾 /ʔ/ 的。

無論如何，楊先生的語法判讀是，「看 baiq⁴」表現嘗試的意思，能使前面的非動作動詞具有動作動詞的性質；像「汝醉看 baiq⁴」這樣的語句，可能有「警告」與「要求」兩種語義功能。這個「看 baiq⁴」，應就是本文討論的關鍵詞「khuã⁵ bāi⁶」。

2.1.2 接著，我們檢索年代不同的三種臺灣閩南語文獻。以下按成書時間先後，說明檢索的結果。

2.1.2.1 最晚近的是 Maryknoll 的傳教士 1976、1979 編寫的閩南語、英語對譯詞典。我們找到「bai⁶ (試試) 看；探 (a suffix) to try; make polite inquiries」，和六則「V khuã⁵ bai⁶ le⁰」的短語 (1976 : 12)。及在「khuã⁵ 看」字條下有「khuã⁵ bai⁶ le⁰ 看一看 to try; make a trial; to test」，並列舉五則「V khuã⁵ bai⁶ le⁰!」的短語 (同上，頁 410)。³ 在

³ (1) 這些語料，原書使用羅馬字標寫，聲調為核心元音上加符號。因為閩南語是活的語言，本文得以改為統一的 IPA 標示。唯原標法句末 lc 的調號與「看 khuã⁵」相同。臺灣閩南語弱讀調是個短降調 21，與陰去 31 近似，推測句末的 lc 應為輕聲，本文直接標為 0 (參考楊 1991:144-5)。(2) 扣除重複，計有八則短語。分別是：

英語 ‘test’ 詞條下收「khuã5 bai6 le0 看看」(1979 : 758)，及 ‘try’ 詞條下有一個完整的語句(同上, 頁 786) :⁴

2. gua3 piŋ3 khuã5 bai6 le0

I'll - to find it in the book. (我翻翻看)

毫無疑問, 雖然「bai6」和我們的「bãi6」, 有元音是否鼻化的差異; 這些「khuã5 bai6 le0」, 顯然就是我們口裏的「khuã5 bãi6 le0」。而且編寫的人認為「bai6」是動詞詞尾, 「V khuã5 bai6 le0」有嘗試、禮貌的詢問之意, 通常表示命令或祈使語氣。

2.1.2.2 其次, 在董同龢、趙榮琅、藍亞秀 1967 所記的臺灣閩南語長篇語料中, 我們找到不少直接貼近口語的語句。例如: 「tshut7 khi5 gua6 khau3 tshé6 khuã5 bai6 出去外口(找)看(試試)」(頁 29)⁵, 「khuã5 li3 tsa3 iü6 看你(怎)樣」(頁 45、49)。其中, 上引 45 頁的「khuã5 li3 tsa3 iü6 看你(怎)樣」, 是「劇本」裏父子對話的內容; 其後, 作兒子的回了一句話, 父親繼續以類似的口吻說話, 結尾是:

3. …… li3 ka6 lin3 pe6 khuã5 bai6 le0
你 (給) (你的) 爸 看 (試試) 咧

tsha2 khuã5 bai6 le0 查查看 make minute inquiries.

tshi5 khuã5 bai6 le0 試試看 to try; Try it!

tsia78 khuã5 bai6 le0 (!) 吃吃看 (!) to test.; Taste it! Take a taste.

tso5 khuã5 bai6 le0 (!) 做做看 (!) try to do it. (~!) Give it a trial.

khi5 khuã5 bai6 le0 (!) 去看看 (!) go and take a look!

phĩ6 khuã5 bai6 le0 聞聞看 smell it.

koŋ3 khuã5 bai6 le0 說說看 Try ti say it!

niü2 khuã5 bai6 le0! 量量看 Measure it!

⁴ 動詞「piŋ3 翻: 反: 顛 turn over; turn down; invert; be upset」(1976 : 601), 本字大概是「反 piŋ3」。因此, 這句話相當於標準語的「我翻翻看」, 倒不一定是「翻書: 檢索圖書」。

⁵ 同上, 本文也將原書的音標略作修改。主要是送氣音改為 [h]。及原始語料以五點標調制標記聲調, 並且以粗細體將「本調、變調」並行排列; 但是印刷的效果不太理想, 顯得有點複雜。以不影響對語句的理解, 本文權將調號改為單字調的表示數碼(參看注 1)。

可能由於堅持客觀呈現語料——「漢字譯注的原則是盡可能的使漢字與主文相合，但也絕對不妄加附會」（頁21）、「表現一種新的作法——……。我們現在都需要以語言為出發點的語彙」（頁85），我們現在無法肯定董先生對這些個「khuã5 看」的解讀。但是，我們在「語彙」的部分找到「khuã5 bai6（看看）」（頁92）。而且根據文本語義，例3是父親對兒子近乎恫嚇的警告：以「ka6」引領的「lin3 pe6」，是說話者（父親）自稱；「khuã5 bai6 le0」的「khuã5」似乎沒有具體感官視覺的意思，「khuã5 bai6」也沒有「嘗試」或「禮貌的詢問」之意，「khuã6 bai6 le0」最接近命令語氣(imperative mood)。

2.1.2.3 陳輝龍的《臺灣語法》早出，沒有特別提到「khuã5 bai6 le0」。⁶但是，我們找到五個帶有「看覓咧」的句子，讀音根據日文的標音轉寫是「khoã5 bai6 le7」，應該就是我們口裏的「khuã bái le」。這五個句子如下所示：

4. 用硬軟的方法與伊交涉看覓咧

和戰兩樣の方法で彼と交渉して見なさい（頁96）⁷

5. 去看覓咧

行つて見なさい（頁207）

6. 罔去看覓咧、有即買無就息囉

兔に角行つて見なさい、あれば買ひ、なければ止すまでさ（同上）

7. 散開看覓咧

解いて見せなさい（頁121）⁸

⁶ 可比較小川尚義1931-2主編的《臺日大辭典》，「khoã5」的第三個義項為“試みる。驗す。檢する”，收錄「食看、講看、看銀」三個詞目。釋「khoã5 bai6 看覓」為“試みて。……して見る。見よ”，收錄「食看覓、問看覓」兩個詞目。「bai6 覓」有三個義項：見舞ふ、尋わる、求める、見る、捜す，第三個是「動詞に附して試す意を表す」，收錄「食覓、用覓、試覓」三個詞目。「覓」有時作「覓」，如「覓喪、覓症、覓病、覓脈」。

⁷ 這一句，方塊字「與」的標音轉寫是kap7，對應日語のと。

⁸ 此例之前為

7'. 解開俾我看咧

解い私て見せなさい

8. 阿兄要去何位汝着問伊看覓咧

兄様か何處へ行くか、貴方は尋ねて見ねばいけない (頁 335)

除了例 8 略有疑義之外，⁹ 陳先生以「見なさい、見せなさい」對譯「看覓咧」，似乎表示他認為，「看覓咧」有“試一試”的語義，傳達「容讓、祈使 (imperative)、使令 (causative)」的概念。

2.1.3 根據上述文獻語料，我們對自然口語裏 [X khuã5 bāi6 le0] 的直觀，應該已經取得一定的論述基礎。(1) 雖然我們不知道，陳輝龍以「覓」書寫「bai」的考慮是什麼；漢字「覓」又寫作「覓」，我們認為「bāi6」的本字可能就是「覓」、意思是“探看”。¹⁰ (2) 臺灣閩南語口語的「V khuã5 bāi6 le0」，大致相當於北方官話的「VV 看」；原則上，應該是述補結構的祈使句 (imperative clause)，說話的時候尚未有所施為。(3) 「V khuã5 bāi6 le0」之所以有「禮貌的詢問 (或請求)」、「建議嘗試」、甚至「警告」的語義，應該與「覓 bāi6」的語義有關。

2.2 相關研究論述

根據上述文獻語料，我們又做了一點相關研究論述的回顧。先簡要觀察漢語表示“看”義動詞的「古今通塞、南北是非」。對於像例句 3，我們也回顧了近三十年來 (不妨以 Cheng 1974 為起點) 學者關於「ka6/hə6」的相關

根據對譯日語、及「俾」的假名注音為ホオ (hoo)，似乎表示陳先生認為 7、7' 兩句，除了「俾我 (私に)」之外，「看咧」和「看覓咧」意思是一樣的，都是「給看、讓看」。

⁹ 稱其略有「疑義」，是就對譯日語說的，我們不是很明白陳先生日語翻譯的道理。承蒙不具名審查人指出，「見ねば」是「見なければ」的較古正式用法。作為閩南語的這句話，根據假名注音，讀如 a1 hiã1 bc7 khi5 tɔ3 ui6 li3 thiɔ8 muŋ6 i1 khoã5 bai6 le7，語義並不難掌握。關鍵在第三身的「伊」介於「V」和「khoã5 bai6」之間。如果「伊」指代「阿兄」，表示說者希望聽者去「詢問阿兄的意願」；如果「伊」不指代「阿兄」，表示說者希望聽者去對第三者「打聽消息」。總是，我對日語很陌生，在這個問題上，只能引述，不能作語言比較。

¹⁰ 參看注 6。鄭良偉 1991 有「講看覓 (說說看)、試看覓咧 (試試看嘛)」(頁 111，可詳下文引述)，連金發先生也以「看覓」書寫「khoann3-bai7」(licn 2005: 120)。方塊字的「覓」表示“探看”，閩語今讀「bāi6」，音韻和語義的對當都是有理可說的，下文還將有簡要的論述。

論述。回顧，雖然迂迴遠路，由於有前人對語言現象漸進式的釐清，現在我們才可以比較逼近問題的本然面貌。

2.2.1 關於「看」

2.2.1.1 陸儉明 1959 發表〈現代漢語中一個新的語助詞“看”〉，指出：¹¹

(1) 現代漢語“試試看”、“聽聽看”、“等一等看”、“叫一聲看”等等的“看”，已經沒有實在的詞彙意義，只表示一種試探語氣、一種試作的語法意義。形式上，這個“看”讀輕聲，前面不能加修飾語，後面一定有語音的停頓。

(2) 這個語助詞的“看”，並不是憑空突然出現的，是從動詞“看”逐步虛化來的。語助詞的“看”可能是唐代開始從北方話、¹² 在口語中逐漸發展起來的。

(3) 其他方言也存在這種現象，像《九尾龜》基本上用的是吳方言，就用了不少語助詞“看”。某種語言現象，在不同方言中同時產生，也是可能的。

陸先生 1959 以來，漢語方言研究發表了相當數量的關於“看”的描寫論述。我們可以肯定，和一般語言一樣，漢語官話的視覺感官動詞「看」，及方言中與“看”義相當的語位，普遍的有泛化的認知用法，並往往延伸出程度不等的「建議（「提請注意」）、嘗試（勸請試試）」的語法含意。大致上，學者關心的重點有三：

2.2.1.2 語法史的觀察

助詞“看”產生與演變的歷時考察，吳福祥 1995 顯得後來居上。

(1) 吳先生將語助詞的“看”由動詞虛化的年代推前。他引蔡鏡浩 1990，認為魏晉六朝之際動詞“看”由視覺的“瞻視”義引申出“測試”義，詞義開始

¹¹ 陸先生後來重刊該文，文末有一段「補白」（1999 修訂版），提到「這個“看”在張相的《詩詞曲語辭匯釋》裏已經談到，說“看，嘗試之辭，如云試試看。”（卷三）」。按《詩詞曲語辭匯釋》為張相（字獻之，1877-1945）遺著，1953 始由北京中華書局初版；據說成書於 1945。

¹² 陸先生取用的文獻，《敦煌變文》大致有個地域範圍，《景德傳燈錄》成書於北宋真宗景德年間，是不錯的；然而，文獻語料本不足以證明他們代表北方話。吳福祥 1995 就以《祖堂集》對比《敦煌變文》，不同意「這一語法現象是在北方話中逐漸發展起來的」（頁 164）。吳先生也指出，《敦煌變文》“VP 看看”的形式，後世文獻罕見，但保留在現代某些方言裏。

抽象。詞義的抽象化，促使“看”由中心動詞帶賓語，變成依附主要動詞之後且不帶賓語；魏晉六朝的文獻雖然少見，也已經出現“看”進一步虛化、並且用於祈使句，就變成嘗試態助詞了。

(2) 魏晉六朝的“VP 看”只用於祈使句。晚唐五代以前情況大致不變，以後才有較大的變化和發展，出現了“VP 看看”的形式。宋代在晚唐五代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同時兼表嘗試意義的動詞重疊式“V—V 看”興起，元明則更興起“VV 看”的形式；分擔嘗試態助詞“看”的語義功能，以致於語助詞的“看”在某些方言（如北京方言、山西方言）裏最終消失。¹³

2.2.1.3 比較漢語方言的推估

根據個別方言用“看”的特點，作比較漢語方言的推估。如 Cheng（鄭良偉）1974、1988、1991、1997 等的臺、華語（並與英、日語）比較。

（一）鄭良偉 1988 首先指出：(1) 臺灣閩南語有表速成（～短時。比較李如龍 1996）的動詞重疊式，¹⁴ 如「我來去伊遐 (hia) 行行、坐坐、看看咧」（例見 1997a：323 之 2c），跟北京話比較，雖然有其共通性；華語的「我們去看看他」，不能直譯成「咱來去看看伊」（同上，頁 331。比較吳福祥 1995）。鄭先生 1991 論述臺灣閩南語的「看」，則指出：(2) 動詞的「看」有明確的語意，都離開不了“觀察、選擇、按照（決定進行觀察、選擇的結果）”。虛化以後的「看」可以省略，原意由上下文承當；不能省略而語義虛化的「看」，是實詞虛化過程中的現象（1997b：112），仍然保留動詞的特點（同上，頁 117）。其中作為動補結構、表嘗試的「食看咧、講看覓、試看覓咧」，應該就是屬於不能省略的「看」。(3) 出現在子句語首的「看」，有如英語的 wh-（whether, how, who, where, what 等），有標誌補語子句的功能；相當於日語出現在子句末尾的標誌「ka」（同上，頁 106，116，

¹³ 某一種語言現象的有或者沒有，基本上是社會語言學的功課；大概也只能說個「趨勢」，難以為「絕對」之斷言。

¹⁴ 鄭先生稱「臺灣閩南語」，多為「臺語（≠ Thai Language Family）」或「臺灣話」。事涉「語言命名權」，倘若是直接引述，我們理應尊重作者；本文只是概括引述，為行文的一致，權改為「臺灣閩南語」。至於鄭先生文中的「華語」，並不特指北京話，而相當於臺灣的「國語」、或「普通話」。倘或必要，用柯理思教授的建議，改為「Standard Mandarin（北方官話、標準語）」；否則一本尊重、沿用不改。

123)。這個「看」與另一個結構標誌「講」，形成近乎互補的分佈，與結構標誌「講」相當的華語是「說」；閩語者也用「說」，但「說」的使用範圍不如「講」，限制也因人而異（同上，頁123-129。比較許惠玲、馬詩帆2007，劉月華1986）。¹⁵

（二）向道華2002四川鎮龍方言屬於西南官話，這個語言相關的現象似有可觀。（1）鎮龍方言既有「V看」、「VP看」，也有「V看看」與「VP看看」，運用很自由、分佈很廣泛。¹⁶（2）平行的現象，是合肥方言的「VV看」語氣為“鼓勵、商量”，相對「VV瞧」帶有威脅、恐嚇之意。（3）相當於北方官話的動詞重疊形式，在鎮龍方言不再是動詞、而是與動詞有關的名物之詞。至於某些西南官話可以「V（一）下」表示“嘗試”義，在鎮龍方言的「V（一）下」專門表示“短時”義；鎮龍方言還有「V（一）下看」，則“嘗試”義與“短時”義兼具。

2.2.1.4 語法化的考察

大多數論文追隨九十年代以來語言研究的主流觀點之一，「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¹⁷描述並探討跨方言、跨語言的視覺認知動詞

¹⁵ 鄭先生提到的這些個「看（、講）」，大抵可以統稱之為「補語化詞」(complementizer)。由於本文主要觀察口語用「看」，一般口語的語句少有套疊的複雜句。「看（、講）」作為補語化詞，是漢語方言極為複雜多歧的語言現象，暫時非本文討論的重點，故不予一一引述。其實，鄭先生原文關於「看」，標舉的是「疑問子句」，做了極為龐雜的觀察。並且聲明有些「『看』可有可無」，標誌的「子句補語是疑問句，但是整個句子不是疑問句。這種結構的一般意義是觀察而選擇答案」；有些「『看』不能省略」，標誌的「補語子句雖然是疑問形式，但是所表達的語義卻是只取肯定意義」（1997b：112）。換句話說，「補語子句」的分類性質，因為個人採用的理論有所不同，會有不同的認定。本文既為概括引述，故概稱之為「補語子句」。請注意，臺灣閩南語的「li 3 khuã5 u6 sui3 bo3 你看有[水]無？」確實可能補出若干成分、分析為複句。但是，這樣的「看」，不一定引導疑問子句、主句動詞也未必限於詢問性的動詞；雖然「看」後面引出的成分，傾向於帶有詢問或質疑的語義。作為補語化詞的「看」，與本文論述重點的「X khuã5 bái6 lc0」的「看」，語法地位不同，不宜混為一談。

¹⁶ 作者認為，用「V看」、「VP看」時，語氣一般；用「V看看」與「VP看看」時，語氣委婉、商量的口吻重些。

¹⁷ 拜資訊科技之賜，個人的學術見解透過資訊科技的交換，迅速成為全球性風行的學術觀點，隱然形成類似「群眾行爲」的模式。近廿年來，研究語法者幾乎言必稱「語法化」，可以 Ilcinc, Bernd & Kutcva, Tania 2002 為主要的具體指標。

“看”；其中以漢英視覺動詞的比較研究為大宗，無不嘗試歸結出共通性之語法化的規律。近如張佩茹 2004，張秀松、張愛玲 2005，許惠玲、馬詩帆 2007 等是。環繞「語法化」、涉及感官認知動詞的論著，有些標題雖未標舉“看”，而實以“看”為主要的典型例證，多不勝拜讀。

張雙慶主編 1996 的《（東南漢語方言）動詞的體》，是大型的跨方言比較之具體實踐。當中由劉丹青主筆的〈東南方言的體貌標記〉，引述陸儉明 1959，認為方言中常位於句末、與“看”義相當的語氣詞，根據一定的原則，「完全可以看做貌助詞」（頁：9-33）。¹⁸ 主題雖似無關「語法化」，而全書經常用到「虛化」；「虛化」對應的正是 grammaticalization。

Lien 2005 探討臺灣閩南語視覺動詞「看」、「見」、「相」的多義性，根據動詞和賓語間的語義的組合關係，特別著眼於視覺範疇與其他語義範疇的互動，擷取「看」有多至 15 個層次非一、而相關連的語義。我以為，作者並未追隨潮流，而能客觀的呼應主流趨勢。Lien 推想「chiah8 khoann3 食看」可能來自「chiah4 khoann3 u7 ho2-chiah8 bo 食看有好食無」，即由「V-[khoann3+ { u7 ho2-chiah8 bo }]」衍生「V+khoann3」（頁 120-1）。¹⁹

Lee 2007 根據像「我看你別去了 (I suggest that you should not go)」之類的語句，討論漢語動詞「看」由「感官動詞」轉化為「施為動詞 (performative verb)」，同時，「看」的語義內涵亦轉變成「建議」或「勸告」。

¹⁸ 劉先生起頭已經聲明：「某種體或貌的意義在任何語言、方言中都是可以表達的，區別只在于表達的形式手段是什麼。確定某種語言、方言存在某種體貌範疇，依據不在於存在這種意義，而在于這種意義的表達用了形態的手段（相對廣義的，包括屈折、附加、重疊、虛詞等多種手段的綜合運用）」。同樣基於「相對廣義的」理由，本文書寫或引述，提到的準術語，諸如「體貌、情態、嘗試、速成、短時」等，除非必要，也不作嚴格意義的論述。

¹⁹ 這裏的標音，直接引述作者的用法。關於「食看」，我們有點不太一樣的觀察。倘若仔細分辨，「食看」可能來自「* 食看 bai6 le0」。因為「tsia78 khuãi5333」的「看」，實際的發音，韻母、聲調和音節時長，都與一般單說的（作為後字的）「看 khuã31」略有不同。也就是說，「食看」的「看 khuãi5333」，可能是「看覓」的合音，即 khuã (31>) 53+ bai33>khuãi5333。

三、臺灣閩南語的「X 看覓咧」

3.1 考口語的「bāi6」本字「覓」

前文，我們根據文獻語料的檢索，推想臺灣閩南語口語「khuā5 bāi6 le0」的「bāi6」，本字可能就是「覓」、意思是“探看”。本文不作嚴格的考本字，這一節僅以鑑別同源詞的程序，就語音的規則對當、語義的密切相關，補充說明口語的「bāi6」與漢字「覓」表徵的語位是為高度可能的同源詞。

3.1.1 (一)「覓」《廣韻》莫狄切，梗攝明母四等入聲錫韻字。(一)中古明母字，閩南語讀 b- 屬於規則對應。(二)中古濁聲母入聲字，臺灣閩南不乏讀為陽去調的例子；可能是喉塞韻尾弱化後，陽入與陽去進一步歸併的結果。可比較永春方言的「踏 taʔ8、食 taiaʔ8、熱 luaʔ8、白 peʔ8、月 gueʔ8、薄 pɔʔ8、箸 hioʔ8」等，臺灣閩南語通行口音中幾乎都失落喉塞音韻尾；不僅單字調讀為陽去調，連變調行為也與陽去調相同。(三)梗攝四等入聲今讀低元音鼻化韻母 -āi，是比較不好解釋的地方。但是，梗攝四等字讀低元音，如「瓶 pan2、零 lan2、星 san1、踢 that7」等，屬閩南語白讀層的規則對應（吳瑞文 2002：150）。又根據楊秀芳指出，閩南語有若干白話語詞，如「罵 mē6、愕 gāʔ8、脈 mēʔ8」等，鼻音聲母的陰入聲字今讀鼻化韻母，是聲母的鼻音成分向後擴展使元音鼻化的結果（2005：357-8，規律三）。我們推想，臺灣閩南語的「覓 bāi6」也經歷過「聲母的鼻音成分向後擴展使元音鼻化」的變化，故變讀鼻化元音韻母。²⁰

3.1.2 (二)《廣韻》釋「覓，求也」，下收「覷，上同，說文曰袞視也」。「覷」一入麥韻莫獲切，「爾雅云相也。說文本莫狄切，袞視也」；上有同音字「脈，說文曰目邪視也」、下有籀文「脈」。按《說文》沒有「覓」字，有

²⁰ *mat>māi，可能早期的 *-t 韻尾弱化為 -i 韻尾，這是一種通音化的現象。閩南語通音化的例子尚有中古為通攝字（收 -k 尾）的「哭」、「毒」，在今閩南語讀為 khau5、thau6，原有入聲韻尾 -k 通音化為元音性韻尾 -u。針對「覓 bāi6」這個詞在音韻上較詳盡的語源考證，參見吳瑞文（2009：164-169）。

「覓、脈」、及籀文「脈」字。段玉裁注《說文》，曰「俗有尋覓字，此篆之譌體」。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亦指出，《說文》的「覓、脈、脈」俗作「覓」，並引述「周語古者太史順時覓土」、「西京賦覓往昔之遺館」；及「脈，視也。漢書楊雄傳脈隆周之大寧，注即覓字」。然則，方塊漢字「覓」固有「視」義，與「看」為同義或近義詞。文獻上的「順時覓土、覓往昔之遺館、脈隆周之大寧」，共通的語義不妨是“探看”；類似的用法還見在當代的閩南語，例如：bāi6 thau2 lə6 ~ 頭路“求職”、khi5 pē6 i6 bāi6 pē6 laŋ2 去病院~病人“去醫院探視病人”、bāi6 bē78 ~ 脈“診視脈象”、bāi6 sɔŋ1 ~ 喪“弔唁喪家”（以上語料，可參看 Douglas 1873、²¹ 小川 1931-2、董 1966、周 1998）。這些個「覓 bāi6」，都是帶有受動客體的動作動詞。

3.2 複合動詞「khuã5 bāi6」

既然「bāi6」本字是「覓」、為表示“探看”義的動作動詞，則臺灣閩南語口語的「khuã5 bāi6 看覓」，形同語義上的重疊構詞。在這個意義上，「khuã5 bāi6 看覓」完全可以相當於標準語的「看看」、或「VV」。²² 但是就閩南語而言，「khuã5 bāi6 看覓」與前字變調的同音重疊詞「khuã53 khuã 31 看看」之表速成（或短時。參看 2.2.1.3），又顯然有別。

基於普遍的閩南語，除了「khuã5 bāi6 看覓」，同時並存「V 看」、「V 覓」的形式，我們認為「khuã5 bāi6」最初應該是「V₁V₂」連動結構，V₂ 對 V₁ 的動作提供“探看”的語義；而非重疊詞。理論上，「V₁V₂」的 V₁ 可以包括「看」之外的任何其他動詞，即「V bāi6」；而 V₂ 也可以是

²¹ kià-māiⁿ, =kià-bāi, to make a salutation to a person at a distant place (Douglas 1873 : 327)。

²² 重疊構詞並非漢語特有的構詞手段。但是，似乎只有像漢語（或者包括西夏語）這種單音節，並且使用方塊字書寫的語言，我們才看到書面的（寫給眼睛看的）、完全自我複製（形、音、義皆同）的重疊構詞。標準語口語的「VV」，要嘛兩個音節其實不完全同音，要嘛整個詞調有抑揚、時長的變化；而語音的改變，無論如何微量，都表徵語義的變化。此外，形式上同是「重疊構詞」，不同的方言可能有不同的內部結構與語法功能。

表“觀測、探視”義的「khuã5」，即「V khuã5」（參看注6）。換言之，「V khuã5、V bāi6」這樣的複合動詞，「看、覓」作為V₂，可能不只是「看、覓」的語義虛化；更重要是涉及「看」、「覓」的語法分工，及其在不同的時代與地域空間中，複雜的互動效應。現在的臺灣閩南語，不太容易聽聞「bāi6」用為動作動詞，很可能非關語義「虛化」，而是詞彙替代的結果。²³ 臺灣閩南語的「khuã5 bāi6 看覓」之為複合動詞，基本上，口語並不單說。但是只要加上句末語助詞，通常是「le0 咧」，²⁴ 「khuã5 bāi6 le0 看覓咧」就是獨用的謂語句。[VP [V khuã5 bāi6] le0]，表達說話人對某種行為當下可能的結果之不確定性；如果語境主語為第二人稱——典型的祈使句，才有說話人「容讓、使令」聽者試行或觀測的語義。

「khuã5 bāi6」還可以作為另一個動詞的補語，例如「tsia?8 khuã5 bāi6 le0 食看覓咧」，整個構成述補結構的謂語句。[CP[[VP tsia?8] [VP khuã5 bāi6]] le0]，主要是明確「行為」為「tsia?8 食」；此外，表達的語義大體如同 [VP [V khuã5 bāi6] le0]；但是，說話的時候，「tsia?8 食」的行為尚未發生。如果以第二人稱包括式的lan3 為句主語，可以表達說話者對聽者「邀約」的意思。

換句話說，「khuã5 bāi6 le0」或「V khuã5 bāi6 le0」，是在進入祈使句的架構之後，才進一步衍生出比較明朗的「邀約、容讓、使令」的概念語義。

3.3 述補結構小句「V khuã5 bāi6 le0」再議

前文根據比較閩語，考口語的bāi6，本字「覓」、是“探看”義的動作

²³ 例如「求職」一般說by6 thau2 lə6 問頭路（by6，現在更多用tshuc6，訓讀字寫為「找」，語源不明），不說bāi6 thau2 lə6 覓頭路。「去醫院探視病人」一般說khi5 pē6 i6 khuã5 pē6 laŋ2、不說khi5 pē6 i6 bāi6 pē6 laŋ2，用「看」不用「覓」。類似這樣，基底「同構」，表面語句的選詞呈現可能有相當的方言差異。這一點有賴各地母語者檢點自己的語言。

²⁴ 閩南語的「le0 咧」，主要應該是表記小句動詞體貌(aspct)的助詞（參看楊1992：370-84）。

動詞；口語的 khuã5 bāi6 、(V khuã5 、V bāi6) 是述補複合動詞，²⁵ 「看、覓」作為 V2，未必只是涉及語義的「虛化」。復從比較方言的角度，申論臺灣閩南語口語的「V khuã5 bāi6 le0」是述補結構的謂語句，khuã5 bāi6 為 V 的補語。

我們以「tsia?8 pŋ6 食飯、lim1 tsiu3 飲酒、kuāi1 bŋ2 關門」略做測試，9a 沒有問題，9b 就不太能接受。

9a pŋ6 tsia?8 khua5 bai6 le0

飯 食 看 覓 咧

9b ? tsia?8 pŋ6 khuã5 bāi6 le0

似乎當 V 是及物動詞時，受動的客體必須移到 V 前，不宜嵌在 V 和 khuã5 bāi6 之間。比起 tsia?8 pa3 食飽：tsia?8 pŋ6 pa3 食飯飽，賓語完全可以嵌在動詞和結果補語之間；V 和後面的補語 khuã5 bāi6，似乎更顯得結合緊密。由此看來，「V khuã5 bāi6」的形式，由於使用的頻率高，似乎「-khuã5 bāi6」已經無關視覺、也沒有具體“探看”的語義了。

另一方面，也有幾個語言現象，可以顯示補語「khuã5 bāi6」並未丟失其為視覺動詞的本質。

(一) 理論上，「V khuã5 bāi6 le0」的「V」，可以是任何動詞。實際上，自然口語很少聽聞「? khuã5 khuã5 bāi6 le0 看看覓咧」，通常只說 khuã5 bāi6 le0。如果補語的 khuã5 bāi6 已經不再有具體“瞻視、探看”的語義，沒有什麼理由「V」不能是「khuã5 看」；否則對於實際上就是以眼睛觀測的語義表達，就是不合理的限制。我們認為，真的就是以眼睛觀測時，口語的 khuã5 bāi6 le0，實際上來自「*khuã5 khuã5 bāi6 le0」的基底形

²⁵ 前文 3.2 我們認為「khuã5 bāi6」最初應該是「V1V2」連動結構，此處又說是述補複合動詞，審查人指出為避免矛盾，不妨看成是同義並列結構，至於其與前面動詞結合的外部功能是另一回事了。我們認為，這牽涉到語法化的問題，V1V2 同義並列結構語法化為嘗試貌標記，造成的一個效應就是原本並列結構成為類似述補結構的複合動詞。

式。²⁶ 我們推想，正是由於 khuā5 bāi6 即使已經傾向虛化，並未完全失去視覺動詞的原型語義，連說三個語義同近的“瞻視、探看”的音節，不免顯得重贅；因此將 khuā5 khuā5 兩個語位省言，單說一個。比起推論「看覓」合音，khuā(31>)53+bai33>khuāi5333（注 18）；若說「*khuā5 khuā5 bāi6 le0」省言為 khuā5 bāi6 le0，我們尚未有語言內部直接的證據。²⁷

（二）並不是只有「khuā5」罕用為 V，自然口語中還有不少語彙少見進入「V khuā5 bāi6 le0」的格式（參看 2.1.1，並比較 2.1.2.3 之例句 8）。當「V」是空間位移動詞「lai2 來、khi5 去、tsiū4 khi3 上起、loʔ8 khi5 落去」等，似乎更是顯著的例外。例如「khi5 khuā5 bāi6 le0 去看覓咧」，Maryknoll, 1979 認為是 go and take a look（對譯標準語的「去看看」，而不是「？去去看」）之意，顯然以其為連謂結構（參看注 3，並比較 2.1.2.3 例句 5、6）。也就是說，khuā5 bāi6 不僅不是 khi5 的補語，無從論結合緊密與否；而且，khuā5 bāi6 本身就是表示“瞻視、探看”的動詞。至於像「落去看覓咧 loʔ8 khi5 khuā5 bāi6」，不論臺灣閩南語的 tsiū4 khi3、loʔ8 khi5 是述補式、還是狀述式的位移趨向動詞，都不改變 loʔ8 khi5 khuā5 bāi6 le0 是連謂結構。

（三）Maryknoll 1979 確實觀察敏銳。不過，以 go and take a look 對譯 khi5 khuā5 bāi6 le0，似乎還不足以涵蓋語言的全部事實。臺灣閩南語的「V khuā5 bāi6 le0」是可以擴展的，我們也說「你 ka6 我去看覓咧 li3 ka6 gua3 khi5 khuā5 bāi6 le0」，卻是個有歧義的語句。端視兩造對話的辭氣，li3 ka6 gua3 khi5 khuā5 bāi6 le0 可能是中性的祈使句（或委婉的使役），意思相當於標準語的「你為我過去看看」。更可能是說話者警告聽者，li3 ka6 gua3 khi5 khuā5 bāi6 le0 最強烈的語氣是「別去！去了，我

²⁶ 這裏的星號“*”，不表示不合語法，而表示該語式為構擬的形式。語料庫語言學的興起，我們體認到，自發性口語的語句只有「好的（接受度高的）」與「不好的（低接受度的）」分別，很難說有絕對不合語法的語句。也因為如此，9b 我們只在前面加了“？”。

²⁷ 有一點間接的、其他方言準平行的現象。如向道華 2002 推想鎮龍方言拒絕「看看看」三個音節連用，於是省略成「看看」。他引，劉丹青 1996 提到南京方言「吃吃看：看看瞧」為旁證（頁 88）。及張一舟等 2001 描述成都方言的「嘗試體」，對「我看看」的「看看」的分析，亦是。

讓你好看！」（可比較 2.1.1 楊秀芳對「汝醉看 baiq4 」的解讀，及 2.1.2.2 之例句 3 ）。根據這類語句，有三點可說：

- (1) 雖然 khi5 khuã5 bāi6 le0 不妨以標準語的「去看看」對譯，臺灣閩南語的「去看覓咧 khi5 khuã5 bāi6 le0 」，如前（ 3.2 。並參考鄭良偉 1991 ）所說，畢竟與「去看看咧 khi5 khuã5 khuã5 le0 」語義有別。
- (2) 顯然「V khuã5 bāi6 le0 」之所以有「禮貌的詢問（或請求）」、「建議嘗試」、「甚至「警告」的語義，應該與「覓 bāi6 」的語義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建議嘗試」、「禮貌的詢問（或請求）」、甚至「警告」，的義涵，有一部份是由「探看」的「覓 bāi6 」，引申出的語義聯想。
- (3) 觀察「X khuã5 bāi6 le0 」的擴展形式，當「X」的內容載入「你 ka6/hɔ6 我 V li3 ka6/hɔ6 gua3 V 」時，我們發現，補語「khuã5 bāi6」的指向，根據輕動詞「ka6/hɔ6」之別而有所不同。只有當輕動詞為「ka6」時，聽者「你」才有可能成為說話者「我」（或其他說話者自稱的語形，如 lin3 pe6、lin3 tsɔ3 bā3 或虛指的第三身代詞 il）發出警告的對象。²⁸

四、結 語

綜合以上討論，本文暫時取得如下結論：

- (一) 閩南語口語裏 khuã5 bāi6 le0 的 bāi6 與方塊漢字「覓」，可信是高度可能的同源詞。古書「覓」也寫作「覷、脈」，文獻上用這個字共通的語義是“視、探看”。雖然閩南語的 bāi6，現在已經很少獨用為動詞了。但是 khuã5 bāi6、V bāi6，還是口語時常聽聞的語彙。
- (二) 臺灣閩南語的「X khuã5 bāi6 le0」，之所以有「禮貌的詢問（或請求）」、「建議嘗試」、「甚至「警告」的語義，應該與「覓 bāi6」的語義密切相關，也與「khuã5 bāi6 le0」之前「X」的具體內容有關。根據「X」的內涵，「khuã5 bāi6 le0」不僅衍生溫和的勸

²⁸ 輕動詞「hɔ6」在這個句式裏，只能表達「允讓」的概念；「hɔ6」的賓語承擔的語意角色，是「受事者（或受害者）」。

請、與近乎恫嚇的命令之情態語義；補語「khuā5 bāi6」的指向，也有所不同。

- (三) 口語中「你 ka6 我 (食) 看覓咧 li3 ka6 gua3 (tsiaʔ8) khuā5 bāi6 le0」這類語句，「我 gua3 (或其他說話者自稱的語形，如 lin3 pe6、lin3 tsɔ3 bā3 或虛指的第三身代詞 il)」是句法上輕動詞 ka6 的賓語，在論元結構中的語意角色是「致使者 (causer)」；而輕動詞 ka6 是不折不扣的致事動詞 (causative)，以「致使者 (causer)」為必要論元 (internal argument)。

(責任校對：葉秋蘭)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小川尚義 (Ogawa, Naoyoshi) 主編，《臺日大辭典》，臺北：衆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翻印出版，1981(1931-2)。
- 朱德熙，《語法講義》，收入《朱德熙文集》第一卷：1-260，1999。
- 志村雅久，《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推行國語運動之研究》，臺灣大學三民所碩士論文，1993。
- 周長楫，《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 林寶卿，《閩南方言與古漢語同源詞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8。
- 徐烈炯主編，《共性與個性——漢語語言學中的爭議》，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9。
- 張一舟、張清源、鄧英樹，《成都方言語法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1。
- 張佩茹 (Chang, Peiju)，《英漢視覺動詞的時間結構、語義延伸及語法化》，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 張雙慶主編，《動詞的體——中國東南部方言比較研究叢書第二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96。
- 陳輝龍，《臺灣語法》，臺北：臺灣語學社發行，1934。
- 黃伯榮，《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青島：青島出版社，1996。
- 楊秀芳，《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
- 董同龢、趙榮琅、藍亞秀，《記一種臺灣的閩南話》，史語所單刊甲種之廿四（1992 影印一版），1967。
- 劉丹青編纂，《南京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
- 鄭良偉 (Cheng, Robert L.) 編著，《臺語、華語的結構及動向 II：臺語的語音與詞法》臺北：遠流出版社，1997a。
- 鄭良偉編著，《臺語、華語的結構及動向 II：臺、華語的接觸與同義語的互動》臺北：遠流出版社，1997b。
- 鄭良偉編著，《臺語、華語的結構及動向 III：臺、華語的時空、疑問與否定》

- 臺北：遠流出版社，1997c。
- 鄭良偉編著，《臺語、華語的結構及動向IV：臺、華語的代詞、焦點與範圍》
臺北：遠流出版社，1997d。
- 鄭 榮，《國語和閩南語動補式詞序的比較研究》臺灣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1997。
- Douglas, Carstair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London: Publishing Offic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1899 new edition (1873)。
- Haegeman, Liliane M. V. “Introduction to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 Oxford, UK; Cambridge, Mass., USA: B. Blackwell,
1994 2nd ed(1991).
- Heine, Bernd 、Kuteva, Tania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語法化的世界詞庫》) ”,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Hung, Suchen (洪素真, “A Study of the Taiwanese Preposition KA
and its Corresponding Mandarin Preposition”, M. A.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
sity, 1995.
- Maryknoll Fathers, “Amoy — English Dictionary (閩南語英語字典) ”,
Taichung : The Maryknoll Language Service Center, 1976.
- Maryknoll Fathers, “English — Amoy Dictionary (英語閩南語字典) ”,
Taichung : The Maryknoll Language Service Center 1979.
- Palmer, F. R. “Mood and Modality” (2nd ed.), Cambridge;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Radford, Andrew, “Syntax: A Minimalist Introduction”, Cambridge
[England] ; New York, NY, USA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Talmy, Leonard,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II: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二、論文

(一) 期刊論文

- 石毓智，〈漢語動詞重疊式產生的歷史根據〉，《漢語學報》第一期：31-34，2000。
- 向道華，〈鎮龍方言嘗試態助詞“看”及相關問題〉，《外交學院學報》2002.3：85-89，2002。
- 吳瑞文，〈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語言暨語言學》3.1：133-162，2002。
- 吳瑞文，〈臺灣閩南語本字考證三則〉，《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五期：163-190，2009。
- 吳福祥，〈嘗試態助詞“看”的歷史考察〉，《語言研究》1995.2：161-166，1995。
- 李宇明，〈動詞重疊與動詞帶數量補語〉，原載《語法研究與探索（九）》，收入《語法研究錄》：120-141，2002。
- 李如龍，〈泉州方言的體〉，張雙慶 主編《動詞的體》：195-224，1996。
- 林英津，〈論閩南語的指示移動動詞〉，何大安 等編輯《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612-624，2006。
- 林華勇，〈廉江方言中表嘗試與猜測的助詞“睇過”——“看”義動詞語法化的一項考察〉《中國語文研究》總第23期：51-59，2007。
- 張麗麗，〈漢語使役句表被動的語義發展〉，《語言暨語言學》7.1：139-174，2006。
- 曹逢甫 (Tsao, Feng-fu)，〈臺灣閩南語的 ka7 字句〉，《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和探索——首屆國際漢語方言語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14-136。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 曹逢甫，〈臺灣閩南語的 Ka7 與賓語的前置〉，《漢語學報》2005 年第 1 期：21-30，2005。
- 許惠玲、馬詩帆，〈從動詞到子句結構標記：潮州方言和臺灣閩南話“說”和“看”的虛化過程〉《中國語文研究》總第23期：61-71，2007。
- 陸儉明，〈現代漢語中一個新的語助詞“看”〉，原載《中國語文》

- 1959.10，收入陸儉明、馬真《現代漢語虛詞散論》（修訂版）：268-277，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1959）。
- 勞寧，〈語助詞“看”的形成時代〉，《中國語文》1962.6：278，1962。
- 楊秀芳，〈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著」及持續貌〉，《漢學研究》10.1：349-394，1993。
- 楊秀芳，〈論閩南語「若」的用法及其來源〉，《漢學研究》23.2：355-388，2005。
- 董同龢，〈四個閩南方言〉，《史語所集刊》第卅本：729-1042，1959。
- 劉丹青，〈東南方言的體貌標記〉，收錄於張雙慶主編《動詞的體》：9-33，1996。
- 劉月華，〈對話中「說」、「想」、「看」的一種特殊用法〉，《中國語文》1986.3：168-172，1986。
- 劉堅、曹廣順、吳福祥，〈論誘發漢語詞彙語法化的若干因素〉，原載《中國語文》1995.3，收入吳福祥主編《漢語語法化研究》：101-119，北京：商務書局，2005（1995）。
- 蔡鏡浩，〈重談語助詞“看”的起源〉，《中國語文》1：121-125，1990。
- 鄭良偉，〈臺灣話動詞重疊式的語意漢語法特點〉，《中國語文》6：393-444，1988。
- 鄭榮、曹逢甫，〈閩南語 ka 用法之間的關係〉，《臺灣閩南語論文集》：23-45，1995。
- 顧陽，〈雙賓語結構〉，收入徐烈炯主編《共性與個性——漢語語言學中的爭議》：60-90，1999。
- Cheng, Lisa L.-S.、Huang, C.-T. James、Li, Y.-H. Audrey & Tang, C.-C. Jane, 'Hoo,Hoo, Hoo: Syntax of the Causative, Dative, and Passive Constructions in Taiwanese', in Ting, Pang-Hsin edited 1999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 146-203, 1999。
- Cheng, Robert L. (鄭良偉), 'Causative Construction in Taiwa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3 : 279-324。收入鄭良偉編著

- 1997a : 201-251 (1974) 。
- Lee, Chingwei Adrienne (李靜桂), ‘“Kan” as a Performative Verb in Mandarin Chinese: A Cas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emantics / Pragmatics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從語意、語用、和句法之整合論漢語動詞「看」：由「感官動詞」轉化成為「施為動詞」〉)’, 《興大人文學報》第卅八期：433-450, 2007 。
- Lien, Chinfa (連金發), ‘Grammatical Function Words 乞、度、共、甲、將 and 力 in Li⁴ Jing⁴ Ji⁴ 荔鏡記 and their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Min’, 收入何大安 2002 主編《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組·南北是非：漢語方言的差異與變化》：179-216, 2002 (2000) 。
- Lien, Chinfa, ‘Verbs of Visual Perception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Shift of Semantic Domain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1 : 109-132, 2005 。
- Teng, Shou-Hsin (鄧守信), ‘Disposal structures in Amoy’, 《中研院史語所集刊》53.2 : 331-352, 1982 。
- Tsao, Feng-fu (曹逢甫), ‘The functions of Mandarin Gěi and Taiwanese Hōu in the Double Object and passive constructions’, in Cheng, Robert L. & Huang, Shuanfan edited 1988 “The Structure of Taiwanese: A Modern Synthesis” : 165-208, 1988 。
- Tsao, Feng-fu, ‘On the Mechanisms and Constraints in Syntactic Change: Evidence from Chinese Dialects’,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2 : 389-419, 1994 。
- Tsao, Feng-fu, ‘Semantics and Syntax of Verbal and Adjectival Reduplication in Mandarin and Taiwanese Southern Min’, in Chappell, Hilary edited “Sinitic Grammar: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 285-308, 2002 。

三、會議論文

- 張秀松、張愛玲，〈視覺認知動詞“看”的語法化〉，「中國語言學會第十二屆學術年會暨第二屆國際中國語文學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05。
- 連金發，〈日治時代臺灣閩南與詞彙語義研究回顧〉，收入2007, 09/08-9「臺灣語言學一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前論文集，2007。
- 鄭良偉，〈臺語與臺灣華語理的子句結構標誌「講」與「看」〉，「第三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收入鄭良偉編著1997a：105-132 (1991)。

On the [X khuã5 bǎi6 le0] structure in Taiwan Sothern Min

Lin, Ying-chin* Wu, Rui-wen**

Abstract

Based on the written materials, this article explored both the colloquial usage and the synchronic phenomena of “khuã5” (to watch) in Taiwan Southern Min (abbreviated to TSM). With an emphasis on discussing the structure [X 看覓咧 X khuã5 bǎi6 le0], we try to bring up an identical structural analysis on it. Except for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falls into three sections:

(1) We looked back on the related studies of “khuã5” in TSM and found that vision verb “看” in Mandarin and Chinese dialects has an grammatical epistemic usage and some modality meanings such as suggestion and tentativeness. In TSM, the same situation is observed and there is an interaction between vision verb “khuã5” and the concept of non-vision meaning category.

(2) In the light of the comparison between dialects, we thought that the structure “V 看覓咧” in TSM is equal to “吃吃看” or “吃看看” in standard Mandarin. In this article, we indicated that “tsia8 khuã5 bǎi6 le0” is a predicate phrase, and its structure could be described as [CP [VP tsia?8] [VP khuã5 bǎi6]] le0]. In other words, predicate complement phrase “V 看覓咧” is derived from the preceding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3) In TSM, the structure “V khuã5 bǎi6 le0” could be extended such as “你 ka6/hɔ6 我看覓咧 li3 ka6/hɔ6 gua3 khuã5 bǎi6 le0” According to the properties of X, “V khuã5 bǎi6 le0” could be explained as

*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several different modality meanings, including expostulation imperative and intimidation; meanwhile, the complement element “khuã5 bǎi6” could have different references too. The phenomena mentioned above suggest that the head element of “li3 ka6/hɔ6 gua3 khuã5 bǎi6 le0” is a light verb ka6 or hɔ6. It means that the element “khuã5 bǎi6” does not withdraw the nature of vision verb and could be treated as a verbal complement.

Key words: Taiwan Southern Min, vision verb “khuã5”,
predicate complement phrase “V khuã5 bǎi6 le0”